

43

列傳第二十六

晉書六十一

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藏印

嘉慶

唐太宗文皇帝 征摠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
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
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
大夫累遷率車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
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
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播以勳德兼茂封宣
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

刺史率前將軍趙讓等討昌昌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督參軍荆州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讓軍弘退屯梁似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

劉弘

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姦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颶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洎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為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其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讓將軍所遣諸軍剋滅君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關庭

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與略鎮
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竄于下雋山弘遣
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缺弘請補
選帝從之弘乃叙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
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
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
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
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
五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

陶弘

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恒牙門皮
初戮力致討蕩滅姦凶恒恒各以始終軍事初為
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勳也司馬
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起報無
以勸徇功之士慰能罷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
恒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
臣以散補空缺然沔鄉令虞潭忠誠烈士首唱義
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
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
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訪

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

劉弘

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裨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章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玄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二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

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時摠章太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

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尹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顥使張光為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

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涖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
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
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
加南平太守應詹益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
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
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
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
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
敢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除官
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宰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

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般爲督護率
諸軍會之盤旣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
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
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
司馬郭勸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
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
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
弘距穎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
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

不禁詔起璠為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
略蕩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
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
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俟脫路難
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
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興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
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
逵嘗過侃時窘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

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
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
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
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
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
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
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
皆難之侃獨曰資負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
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
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

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爲掾屬以侃寒官召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竒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楊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

陶侃

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旣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庾璜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

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
參軍資負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
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
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
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
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
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
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為參軍
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
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

陶九

舉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帝見之大
叱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左丞相曲蓋輜車
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
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
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秉之左
右侃即遣兵逼秉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
繼秉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
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
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弼令振威將軍周訪廣
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兄子輿

為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
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
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
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要
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
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
之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
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
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
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督益州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
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母之賊王冲自
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
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
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
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滇中
部將張弈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
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為所敗賊鈎侃所乘
艦侃窘急走入小舩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弈竟
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

大三十八十三
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為先驅擊杜弼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効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弼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弼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

人迎賊俱叛侃即迴軍溯流其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折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大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稱數賊衆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

沖功成身退人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其等區區
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憂難之甚將致千里使
荆蠻乘離西隅不守膺亡齒寒信遠無限也敦於
是奏復侃官敦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
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
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
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弼遂疑
張弈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
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
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

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
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弼敗走進
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
功將還江陵欲誚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
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
越中郎將以王巽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誚敦請
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
遂西迎杜曾以距塵敦意攀等侃風自被甲持矛
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
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

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
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
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
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鄉外援我殆不免侃因
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皆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
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
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
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
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
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卑俄而弘率輕兵而至

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
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
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
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
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朝朝運百甓
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
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
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
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
刺史取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

史王諒爲賊梁頊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車之以
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
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
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
荆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
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
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
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皆惜分陰豈可
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

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搏博之具
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樛蒲者牧暗奴戲
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
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邪有
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
參信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
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
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熟
而報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
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稽

於時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相温伐
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
類也既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
南將軍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
命之例深以為恨荅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
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眾赴
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
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至言兼遇
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温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
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

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淖築壘監軍部將李根
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
根曰查淖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
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
也乃從根謀夜脩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
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
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
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
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
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

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繫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

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送妓婢絹百匹爲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劍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如有舩艦成資故志合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泚巖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

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
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
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
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為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
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
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士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
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珽為湘東太
守辟劉弘曾孫安為掾屬不論梅陶凡微時所荷
一狼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
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

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
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
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
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
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襄雄
斬勅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遂
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
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
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
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懣兼懷不能

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
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
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改之事刻以來
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
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爲大馬之齒
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
遣母立輿於巴東授相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
長垂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
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
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

儔司徒道韞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
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
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軌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
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
貂蟬太尉亭荆江州刺史印傳檄戟仰戀天恩悲
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
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窆時年七十
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都督荆江雍
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
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

于內皇家以寧方者相之之勳伯舅是馮方賴大
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八司馬禮秩策命未之加
崇昊天不弔奄忽薨烈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
鴻臚追贈大司馬假靈壽亭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
滋寵榮又策謚曰相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二
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
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
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
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亦融等所惑將軍王
事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

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
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課諸營種柳都尉身施
盜官柳植之於巴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
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
爲章子一毀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
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
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
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屯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
已侃乃渡水獵引射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
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

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藉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累年其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以之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愨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安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臨別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心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

陶侃

也謝安每言陶公雖日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千家僮千餘珍竒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以公雷澤網得一織梭以往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憤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拍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

守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疆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公見舊史餘者並不顯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為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

鋸以刑同躰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五百戶琦司空掾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成和末為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斌尚書郎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為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

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
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閣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
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
嗜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
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
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
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
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
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
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

縱醜言無所顧已心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違
懼莫敢酬答由是奸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勲勞正
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為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
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
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為光祿勳出散騎侍郎

孫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
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
謚曰肅

孫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

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
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弼爲侃所獲諸將請殺其
丁壯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
以爲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弼戰敗賊以桔
棹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
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
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
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弼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
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

輔相玄功咨下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
連率之儀威臨閩外揔頒條之務禮縉區中委稱
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讎餉以是興嗟中
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系天綱和李以同
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
幽徂荆亟歛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撥孔翠之毛
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頓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
之中百城安堵靜侵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
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
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澈落之間比肩髦雋之

列超居外相宏揔上流布澤懷遠則嚴城靜拆釋
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戒里之崇挹其膺而
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俠
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
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
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聲荆塞化揚江澳戮
力天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
功宣一匡際賴之重匪伊舟航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晉書六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儋河東太守嶠
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
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
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屢數
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師振肅後舉秀才
灼然司徒辭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
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為參軍琨迁大

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
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
為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
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
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
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
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
行也到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相文之志
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
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

嶠

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繫辭言慷慨舉朝屬目帝
器而嘉焉王道導周顛謝琨庾亮相尋等並與親善
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道
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
命不許會琨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
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
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
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
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入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
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

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及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聚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出自戰嶠執輕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

溫峤

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遜豈故有底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且吐握之事

則天下幸甚。乾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
敬，綜其府事。子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
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術，鳳
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揚尹缺，嶠說乾曰：京
尹輦轂咥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
廷用人或不盡理，乾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
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乾不從。表補丹
揚尹，嶠猶懼錢鳳為之，英謀因乾，錢別嶠起行酒
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擊鳳，墜作
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乾以為醉。

溫嶠

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
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乾曰：嶠於朝廷甚密，而
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乾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
豈得以此便相譏？二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
乃具奏乾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及乾構逆，加嶠中
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乾與王道守書
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為首。
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
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
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

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主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勳綱紀除名，參佐禁固。嶠上疏曰：王勳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踈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問。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上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勳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違晏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心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茲黨宜施之以

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于井，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士，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

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令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雖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為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尚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知輔出將二軍後代

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士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成舊籍田廩犧之官令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蒸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宜揚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

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一品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接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特置峴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

置峴

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官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斷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都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亮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龍葵率兵詣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謹

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寇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摧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

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陪隸取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函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之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破都邑其宿衛兵

溫喬

人即時出散不為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情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之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動庸弘著諸大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尚義風

人感皇澤且護軍度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
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
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
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
夫忠為令德為仁由已萬里一契義在不言也時
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龍襄且嶠重與
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兵不可減近已
移檄遠近及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
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令公所統至便
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

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回成規至於首
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
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日將謂仁公
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
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網繆往來情深義
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
况社稷之難惟僕備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
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
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
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

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相文之義開國承家銘
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
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
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
投刃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
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
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
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
石頭次于蔡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
歷陽與嶠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未知

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通大
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
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
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
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
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
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
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
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便思良策但今
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

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
故也峻約小賢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
峻勇而無謀籍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姚之戰可
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
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
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
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
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
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
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

后土祖宗之靈親詣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
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
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
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
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
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道守因奏嶠侃錄
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
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
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抗軍若敗術圍自解
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

于嶠舡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
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封始安郡公邑二千戶初峻黨路承匡術賈寧中
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褻顯之嶠曰術輩老亂罪
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
已過何可復寵授哉道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嶠
以導先帝所在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
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
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
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

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出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
旬而卒時年四十一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
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
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
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
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啟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
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
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
心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

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年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勲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勲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護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旣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將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

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事何氏平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濂曰放之温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憐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旣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第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荀晞檄為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軍事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廻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

起鑒遂陷於陳二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其官於營來省晞疾既而卿駟鑒謂寔曰相與邦誥義不及通何可怕亂至此邪寔大慙而退年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為亡鑒寔逃而獲免年尋潰散寔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

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
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
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蠶而
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眾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
軍都督兖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
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中外
危逼謀弑隨妻為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兖州刺史
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次為尚
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之謂也
才耳後生流宕言混名檢考之以直豈勝滿武秋

邪鑒曰儼人必於其命彦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
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
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彭白
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
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執身此面
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醜顏天壤邪苟道數終
極固當存亡以之耳彭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
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彭之當與誰毀曰至
鑒舉止日若初無懼心斯謂鐵鳳曰郗道微儒雅之
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放還臺臨遂與帝謀滅彭

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倣鑿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鑿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死城小而不同，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鑿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注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救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士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鑿以尚書令領諸

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鑿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鑿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上道導議欲贈周札官鑿，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鑿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柏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

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
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鑿與王道平壹溫嶠庾亮陸
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
蘇峻反鑿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
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
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鑿為
司空鑿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
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
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千國之紀陵

都鑿

汨五帝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技本塞原殘害
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
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
泯周齊柏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
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
國此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
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鑿登壇慷
慨三軍爭力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
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
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

五

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
道既斷糧軍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
然及陶侃為盟主進鑿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
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鑿節度率眾渡
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鑿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
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凌
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
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為
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退還
廣陵以俟後與鑿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

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
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
以率先義眾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
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鑿遣參軍李閔追
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
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賊帥劉徵聚眾
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鑿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
之晉陵吳郡諸軍馬事率眾討平之進位太尉後
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弥留遂至沉篤自付氣
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

死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
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遵乞骸
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
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
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安北人或逼遷徙或
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宜宣國恩示以
如惠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
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攻去所歸
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
謙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

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祁奚之
率疏奏以蔡謨為鑿軍司鑿尋薨時年七十一帝
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嶠
故事冊曰惟公道德冲邃鮮識弘遠忠貞雅正行
為世表歷位內外勲庸弥著乃者約峻狂狡毒流
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停功侔古烈勲邁桓文方
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
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跡丕
揚徽勛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大宰魂而有靈
嘉茲寵榮初鑒值求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

以鑒名德傳其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
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
恐不能兼有所存鑿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
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
為剡縣令鑿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
苦心喪三年二子惜曇

惜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
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龍衣許南昌公徵拜中
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
以惜為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惜

為太守惜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議嘉之
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
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
俱棲心絕穀脩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
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
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惜以為執德存正識懷沉
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獨
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為光祿大夫加散
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
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相温

以愔與徐充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充青幽揚州
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充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
其好也俄屬栢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司其
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
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
就如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
骸骨因居舍是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勳將毅勤固
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
謚曰文穆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

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
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
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
詣皆此類也栢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
馬又轉為參軍溫英氣高邁空有所推與超言常
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
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珣參軍短主簿能
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驍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
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怕云京口酒可飲
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溫

欲共將王室脩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
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温得牋大
喜即轉愔爲會稽太守温懷不執欲立霸王之基
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
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
矣太和中温將伐慕容皝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
水又淺運道不通温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
進策於温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
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
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

鄴超

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
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
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
運令資儲充備足及冬身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
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之賊因
此勢日月相引僥倖秋冬船道滯且北土旱而
三軍褻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闕非惟無
食而已温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温深慙之尋而有
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
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

都有慮不温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可不深思哉温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特如此轉司徒左兵中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為臨海大

鄭超

守如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情卒初超雖嘗黨相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怒為憂我亡後若大損眼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言呈之則采與温往反密計情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常踴躍問訊甚備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情慟息殺而候之命席便

遷延辭避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
性好聞人捷道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
作器服畜僕賤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道以清
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
足參諸正始而道常重超以爲一時之雋其相知
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龍襄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相胤齊名
累居清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陽尹劉毅鎮江陵
請爲南蠻校尉儉節與毅俱誅國除

是云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

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
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入帝爲撫軍引
爲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九中郎
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爲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
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
陵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
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
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
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姿顏身孝武帝深

器之以為有藩伯之望會朱序白表去職雍州刺史
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
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
計初姚萇將嘗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
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
農以結符登而突登署衝為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
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以距之
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
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
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

劉版

於永垂並存自為仇讎連雍不棲無能為患然
後東機復然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為然詔王恭
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及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
隨郡太守自夏侯宗之為前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
其子昭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
恢遣建武將軍辛恭儉攻洛陽梁州刺史五正胤
率衆出子午谷以為聲援略隴而退恢以功進征
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都督隴上軍時魏氏疆盛
山陵苑囿遺民復相督督方等以萬人距之與

魏主拓跋珪戰于淝陽一敗而還及王恭討上國
寶相玄殺神璫皆以兵權恭欲與朝廷持角玄等
襄陽太守夏族宗之庶司馬郭融並以爲不可恢
皆殺之既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軍還
都至揚口仲堪陰使人於道賊之及其四子遂以
害玄等所以安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備
隆字弘始寒其兄有莊明之節初爲尚書郎左丞
在朝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爲吏部郎補
命相東郡太守隆少爲廷主論所善及倫等擅召
爲散騎常侍倫之莫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

初以隆

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
拜而齊王固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
兄子鑒爲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
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
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
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者倫隆素
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
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
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
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下

年今上取四海不乎齊主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遠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家其眾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家遂為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為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利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與流邦族始則承顏俟

色老萊弗之如也既而辭親蹈義申晉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漢竊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官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祗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兩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以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壁乃回踵武亦世登台露免為節援高人以同志抑准大隱者歟爰一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勳宣乃誠謀敢前封峻集節擢名道

徽忠勁高芬遠映情克負荷超斯雅正

列傳第三十七

晉書六十七







